

寂静的山谷

陈俊宇

两河口白玛营地,下了一整天的雨。营地与雅砻江紧紧相依,对面的山与村庄隐没在烟雨之中。在这海拔2000多米之地,我夜里听着流水声,清晨一睁眼就拉开窗帘与江相对。雅砻江不安静,它日夜奔流,带着许多人的故事与心事。

来到这里并不容易。我们一行先是飞到西昌,然后驱车到了锦屏水电站。从锦屏1号营地到两河口白玛营地,沿江而行,需要7个小时,道路曲折,弯道众多,肠胃也跟着折腾。后来才意识到,在川西这片辽阔的土地上,这是多么矫情的喟叹啊。

车行国道G248,地图显示一路相伴的是力丘河——雅砻江的第一大支流。对于初来乍到者,这一路都是新鲜,时晴时雨,山上不

知名的粉花,一簇又一簇,冷杉笔直挺拔。过了九龙县,我们在一处观景台短暂停留。映入眼帘的是高山草甸与湖泊,远处的雪山、近处的木屋,在河滩啃食的牦牛,一切都是冷色调,肃穆安静。雨点落了下来。路旁有个小卖部,门外堆着柴火,竖着的一块招牌写着:藏彝走廊典范 贡嘎南坡明珠。

回京后,我找出川籍作家七堇年的《横断浪迹》,书中的文字记录下她过去3年多的跋涉时光,在四川西缘的广袤区域,行走于雪山、冰川、森林、荒野……有晚随手翻到一篇《星空下》,是她与同伴夜宿湖边,星空下湖面宛如一面黑镜,借着一盆篝火,一首歌曲,说起稀疏往事。对话中,她问:“你说,被我们想起的人,此刻在做什么呢,会知道自己正被想念吗?”

心中一咯噔。成千上万的雅砻江流域能源生产建设者,不得不远离家人去到哪里,有人走了,还有人得留下,一批又一批,一年复

一年。他们不会如作家那般细腻表达,但想念的人是如此笃定,也会在心中希冀想念是相通的。在他们的讲述中,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,那是无尽的等待与苦熬,“家书抵万金”并不为过,即便现在一切都改观了,不能相伴的愧疚感依然如此浓烈。

到达白玛营地时暮色降临。晚饭后,我们一行人决定走一走,没有月色与星光,静谧的时空中,江水滔滔,山峦无言。一株“迁徙”而来的上千岁的古桑树,还有新芽冒出。这样的夜晚,只是古桑树见证的某一个夜晚,斗转星移是一瞬。人却是满怀雄心壮志的,不远千里来到这里,要干一番伟业,留下一段佳话,以供千百年后流传。支撑他们的信念是什么呢?是植入心中的情怀吗?是遥远的牵挂吗?是选择与坚守吗?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。

次日,我们去了海拔在4000米~4600米

的柯拉光伏电站。印象极深的是抵达前的“二十七道拐”乡村道路——27是确切的数字。在海拔4600米的“柯拉之极”,风是凛冽的,脚下是积雪,还有一条标语格外直接:敢脱一层皮,再造一条江。未曾经历亦可想象当初建设是何等艰难。如今望去,那一大片一大的光伏板甚是壮观,连成片,汇成海。雪山啊,人如此渺小,又如此坚韧。

返回白玛营地时,我经历人生第一次高原反应。他们应该早就遭遇过了,头晕眼花,巨石压胸。正常睡眠和顺畅呼吸,在那片高寒之地都是奢侈之事。与一路陪伴我们的项目人员道别,下一次见面不知何时,也不知营地下雨时,山上是否在下雪。一起遛弯那晚,他说,营地是安静的,山上则是寂静的。

寂静时,人一定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所念。离开的清晨,车开出白玛隧道。那句诗一下子就蹦出来了:为什么,我不该挥舞手中/乘客多少都跟我有关/去吧,但愿你一路平安/桥都坚固,隧道都光明。这是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作品《火车》。

出城已是傍晚,街道两旁的蓝花楹开得真盛,连翘起伏的青山剩下轮廓,浅粉的晚霞,妩媚且迷人,接下来就是一个隧道接一个隧道……

对我们来说,前路是未知且神秘。那些在高山峡谷中的人,他们习以为常了吧,把挂念都留在了隧道的另一端。

黄兰

我曾在新疆多年,一边打工,一边学习古诗词创作。后来,我告别家人,孤身穿越大半个中国,从伊犁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,只为了能把把自己写的诗词题在画上。

初到景德镇,我被随处可见的陶瓷艺术品震撼。笔挺的青花路灯、墙壁上镶嵌的陶罐瓷片、宏伟的瓷宫……瓷都的魅力无处不在。我是一个陶瓷小白,但这里将是我追梦的地方。我一直坚信,不论学什么,并不是依靠天赋,而是要靠执着与努力。景德镇从事陶瓷绘画的老人们,比想象中年轻许多,大多十几岁就开始学习了,还有些出生在陶瓷世家,从小就耳濡目染。我这种零基础大龄学员,算是一个异类。

一盏与我一样孤独的灯、一支与我一样消瘦的笔,从此成了我最好的伴侣。我每天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,一画就是八个春秋。

自知起点太低,那就以勤补拙吧。还记得初学时的那个夏天,我准备在杯子上画画题诗时,才发现新彩颜料在弧形的瓷器上操作起来,并不像宣纸上用笔那么流畅、轻松。我反复练习、擦掉、再练习……不知不觉淌了一脸的汗水,还被热情的蚊子赠送了许多“红包”。冬天则是另一番景象。冰冷的茶杯刚被捂热一点,又要画另一个茶杯了。儿时干农活才拥有过的冻疮,再一次与我不期而遇。

景德镇是一座十分包容的城市,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陶瓷追梦人。只要肯付出努力,在这里总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。在景德镇,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“景漂”,我们像一叶浮萍,畅游在瓷都的海洋里。每一个“景漂”的背后,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,其中包含着不为人知的辛酸。

有个画青花的朋友,十几岁辍学后,便一个人来到景德镇寻求生计。他曾在一家瓷厂当学徒,打杂,包一顿午餐,没有工资。有一次厂里停电放假两天,他饿着肚子趁着空闲练习陶瓷技法。生活的困境,只会激励他奋发向上。如今,他有了自己的瓷厂,闲暇时,也喜欢写诗填词。

经过千年陶瓷文化的熏陶和泥与火的淬炼,我也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陶瓷绘画工作者,从举目无亲一个熟人都没有,到现在诗朋画友遍瓷都。在这里,没有人会嘲笑我的梦想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此生何其有幸,能与世界瞩目的瓷都相依相伴,能结识这么多良师益友,能让一颗流浪的心,航行在陶瓷艺术的港湾里。那越来越近的灯塔,是指引我前进的光亮。

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

韩玉皓

我大哥干了一辈子养路工。从1956年入路到30年后退休,他就像一颗道钉一样,牢牢地钉在了津浦线几十公里的铁道线上。

大哥一米八几的个子,瘦削精干,话语不多,偶尔一笑,漏出洁白的牙齿。娘说,大哥小时候很白净,自打上了铁路就晒黑了。大哥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好像就是为他这个职业而长的,看故障一看一个准。

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下来,他总结了“一步不白走,一锤不白敲,一眼不白看”的工作方法。在全段大会上“传经送宝”那次,他第一次戴着大红花走上主席台,羞红了脸,引得台下哄堂大笑。

津浦线是天津到南京浦口的铁路线,全线于1908年开工建设,1912年筑成通车,是中国近现代铁路交通的南北重要干线。百年老铁路,重载任务大,列车对铁轨的损伤也大。工区小、任务重、人手少,养护这段铁路,不仅要实干,而且要格外细心,十几个工人一起干,几十年没有出过事故。

大哥当班的时候,背起工具兜子就走,下班也不回家,在工区帮着劈柴,打扫卫生,到道口帮忙。尽管在工区就能看到家,但是,到了夏修、冬季、闹洪水的时候他能几天几夜不回家。

鲁西南的冬天,干巴巴的冷,大哥巡道的这一段又正是无遮无拦的原野。他戴着棉帽子,穿着棉大衣,还是常常被冻伤,脸上起冻疮,但从不耽擱巡道。

一年夏天发大水,大哥夜班,雨大天黑,离工区不到一百米的地下涵洞出现积水,他下班路过时听到了救命声。原来,村子里卖菜的老汉推着独轮车,误进了涵洞,独轮车被冲走了,老人有生命危险。大哥义无反顾地跳进齐腰身的大水里,把老人从涵洞里背了上来,一口气背回工区,给他熬了生姜水。

大哥认字不多,没念过几年书。他曾被派到兖州铁路中学工宣队,这让他寝食难安,找领导要求回工区,“离开两根钢轨,睡不着觉。”于是他扛起了道钉锤,背上了帆布兜。

退休后不到两年,大哥去世了。他还是穿着那身工作服,佩戴着一枚涂过红漆的五角星路徽,身边还有那个油漆斑驳的帆布兜,安葬在工区边上的一片小树林里。

这就是我大哥,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。



赶海

近日,山东省日照市,游客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赶海拾贝的身影,与金色的海面、远处的港口、行驶渔船交相辉映,构成了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海上生态画卷。 郑培波 摄/视觉中国

洞口婚礼

伍毅夫

我一生中参加过很多婚礼,使我感最神奇和难忘的婚礼,是十几年前修建南昆线家竹箐隧道时,在隧道出口举行的那一场。

1996年5月1日,我去南昆线采访家竹箐隧道铺轨通车。这天上午,出口施工的中铁五局四处二队工会主席为这对新人主持了这场婚礼,队上的党支部书记当证婚人。新郎叫李刚,新娘叫徐小芳,他们是这个队的青年工人。婚礼在热烈喜庆的气氛中进行,

简朴而隆重。南昆线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也到场了,本队的职工们都来到洞口见证这一幸福时刻,为他们的婚礼庆贺。

新郎是四处二队运输班的电瓶车司机,新娘是一个队里机电班的充电工。他们同是1992年入路的青年工人,入路后他们同在“天下第一险洞”家竹箐隧道出口上班。在工作上他们俩互相帮助,互相鼓励,在劳动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谊。小芳为了支持小李多拉快跑,主动为他洗衣服做好后勤。小李经常帮小芳学文化、讲技术。

经过时间的考验,他们双方决定走进

婚姻的殿堂。但是为了家竹箐隧道早日铺轨,他们把婚礼举办的时间一推再推。他们原计划于1995年国庆节举办婚礼,当时为了抢贯通导坑连续加班,实在抽不出时间,便将婚礼推迟到1996年春节,可当时正是工地掀起生产高潮迎接铺轨的关键时刻,大家连春节都未休息,他们就又一次推迟了婚礼。

上级决定1996年5月1日在家竹箐隧道出口铺轨,这一喜讯传来,他们听了十分高兴,决定在洞口铺轨这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举行婚礼。婚礼时可以亲眼看到铺轨机进入自己亲手修建的隧道,又可以让大山做背景,蓝天白云做伴,汽笛声声庆贺,别有一番情趣。小李将这个想法给队领导汇报后,很快得到队里的重视和同意。

那个劳动节,是他们的婚礼纪念日,那是一个多么值得庆贺和纪念的日子。

山巅一壶茶

了个人。

一是在湖心亭看雪的张岱。张岱是茶痴,烹茶鉴水,天赋异禀。在《陶庵梦忆》里,有关兰雪茶的篇章余韵不绝。张岱文章字字生香,看眼中,印在脑中,又仿佛回甘在口中。

又想起清晨在西湖边看牵牛花的画家陈老莲,也是晚明时候人。他笔下有《停琴品茗图》,画两位高士面对面,端杯品茗。一位盘坐于芭蕉叶子上,旁边守着茶炉。另一位面前有石桌,上置书卷。陈老莲的人物画极具个人风格,身子短、脸方且长,神情严肃。画中常装点各类器具雅物,比如奇石、青铜器、芭蕉、莲花,都与时间有关。线条像是雕刻的,涩、多棱角,暗喻性情的倔强。现在想来,老莲的画有茶味,乍看是苦的,反复品读,方能体味其多重意蕴。老莲极爱酒,也常画高士沽酒图。酒令人醉,茶令人醒。山河倾颓的晚明,醉与醒交替着,“虽残生而犹死”。

再有一人,是近代的李叔同,也即后来的弘一大师。西湖边,“在景春园楼下,有许多茶客,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居多,而在楼上吃茶的,就只有我一个了。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喝茶,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。”昭庆寺旁的茶馆、湖心亭,是李叔同常去吃茶

的地方。在虎跑寺断食期间,李叔同饮过番茶、红茶、梅茶、盐梅茶等数种茶。

虎跑,当地人念作“虎袍”,二声,是免费取泉水的地方。上次到杭州,我专程去虎跑,凭吊弘一大师。进了山门,一路上都是拎着桶取泉水的人,泉水大多用以烹茶,泉眼不大,排队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。

他们钟爱饮茶,究竟是因为了什么?仅仅是茶的味道吗,还是其他什么?

到了山顶,已是晚间。路灯不甚明亮,眼前亭台水榭楼阁,看不清具体面目,朦胧静谧且美。房间门口,一棵高大的樱花树,花开得正好,像凝固在半空的烟花。

清晨,径山山顶,茶园旁,众人等待一场洒净仪式。庄严的梵唱结束,僧人手持大悲水走上茶山,一面诵经洒净,一面进行第一场茶叶的采摘。洒净,即是告诉天地,告诉山川茶林,告诉大大小小的生灵,我们开始享用美妙的茶了,望悉知。

未能体验寺院僧人的茶礼,或许是此行一大遗憾。回来补课,方才知道茶礼之繁琐。径山茶宴,早已成为禅院茶礼经典形式。最早可追溯到唐代,两宋时影响覆盖江南,成为最著名的寺院茶会。其程序严格,仪式隆重。张茶榜、击茶鼓、恭请入堂、上香礼

佛、煎汤点茶、行盏分茶、说偈吃茶,都是茶宴的核心部分,又分为点茶、献茶、闻香、观色、尝味、叙谊等程序。茶具是专用的,茶叶是上等末茶。

想到这些繁琐,忍不住皱眉。我是缺乏耐心的人,喝茶这件事,也是能省则省了,白开水就好。想象寺院茶宴,为了一口茶,杯子器具堆成山,礼节程序,节奏缓慢,时间仿佛停滞。我若在场,手心会不会急出汗来。

然而,禅茶一味,僧人的茶礼,并非是为了一口茶。他们的目的,始终在于修行。程序复杂,或许可练习当下的觉知。

茶礼,一举手,一投足,让心停驻,安住当下。对尘世中奔忙的我们而言,不啻于一种医治。

再比如,禅院茶事,在品茶环节,先是“五气朝元”,即是呼吸茶香,做深呼吸。其次,曹溪观水,也即观看茶色。再次,随波逐浪,自由自在体悟茶味、感悟人生,随缘接纳茶的味道,不避苦,不贪甘。

最后一条,终于解决了我的疑问。不避苦,不贪甘,无有分别心。在此之前,须明明白白感知到,茶味复杂,哪里有苦,哪里是甘。觉知,而不随逐。

这杯茶,终究是品出了滋味。

两只小鸟的爱情

陈玮

第二次到北旱河来,一对白鹡鸰成为我结识的新朋友。白鹡鸰喜欢生活在水边。这种黑白灰色的小鸟体态轻盈,长长的尾羽,很秀气。

最初,只看到一只白鹡鸰。太阳从一大排杨树后升起,它正立在水中一块石头上。它很快活,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。大约春天到来的时节,草儿发芽,花儿开花,它喜欢。又或者它发现自己的身上,也像花朵嫩芽一样,长出新的羽毛。它是爱美的,总会伸着脑袋,看向水面。

工人们给北旱河灌足水,还沿着河岸打下一根根高高低低的木桩。现在,这些木桩成了两只小白鹡鸰的大钢琴,从一根木桩跳到另一根木桩,木桩参差不齐,黑白灰色的小身体也忽高忽低。这小家伙居然富有春天最浪漫的想法。阳光似乎也忍不住开始唱歌。

它停了下来,像一个小小的休止符。也许它发现自己跑得有点远。转过身,蹦蹦跳跳地往回继续弹奏。它的快乐继续在河面上回旋流动,有时碰到水面,漾起一圈波纹。有时,又飞到路边。一串杨柳花落在水里,线头一样的小鱼群四处乱窜。

听说白鹡鸰通常都是一对一对的,可它为什么是单身呢?看着它在树桩琴键上演奏,我有点为它着急。山桃花开了,玉兰也开了,柳树们把自己染绿了,它该找伴了。

正想着,一道弧线不知是从河边哪棵树上斜斜下来,另一只白鹡鸰落在它的身边。原来,它有伴。难怪照了一早上的水镜子。两只白鹡鸰叽叽咕咕了好一阵。它害羞了,拍拍翅膀,在天空中画出一道波浪线,飞到另一根木桩上。它还在继续弹琴,只是它的心里有了牵挂,弹奏几根木桩琴键,就会停下来,嘴里唧唧的声音也温柔了许多。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上下晃动的尾巴,流淌出无尽的喜悦。

伴侣懂它的心意,立刻追上它。两只鸟儿的双重奏开始了。它从一个琴键跳到另一个琴键上,伴侣紧跟着也从一根木桩跳到另一根木桩。前面的不着急,后面的不催促,鸟儿的日子也有怦然心动和不离不弃。

一个普通的早晨,我居然遇到了两只小鸟的爱情。它们俩总是不肯独自远飞,总是要不时看向对方。我被两只鸟儿的幸福感动。它们的日子也有和我们相同的地方,只要有了爱人,就有了牵挂和相互欣赏。它们会一起筑巢,彼此陪伴。

在南方,白鹡鸰被称为白鹡鸰张飞鸟。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曾写到过它。文中说:“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,也有白颊的‘张飞鸟’,性子很躁,养不过夜的。”我想,也许是因为它心里有牵挂的另一半,所以,断然不肯用自由换取鸟笼中每日安逸的口粮。

我想,它们的爱同样纯粹又崇高。



南京版“莫奈花园”

近日,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燕雀湖,睡莲盛开,仿佛现实版的“莫奈花园”。 洪波 摄/中新社